

朝花夕拾

修葺一新的上海交响乐团大门口竖起了一块匾，上书：音乐沟通世界。
2021年11月12日晚，音乐将塞缪尔·巴伯和陈其钢联系在一起……

巴伯和陈其钢的弓弦奇迹

■ 吴孜

进了上海交响乐团的大门右手拐弯，经过安检后左拐弯乘电梯下到地下一层，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幅当晚音乐会的招贴画。画上，作曲家塞缪尔·巴伯和陈其钢相背而立。

塞缪尔·巴伯，生于1910年3月9日，1981年1月23日去世。陈其钢，1951年8月28日出生，是活跃在当今世界古典音乐领域的旅法华人作曲家。两位作曲家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岁月虽然重叠了40年，却没有交集。修葺一新的上海交响乐团大门口竖起了一块匾，上书：音乐沟通世界。是音乐，将塞缪尔·巴伯和陈其钢联系在一起，2021年11月12日晚那场音乐会的主题为“巴伯和陈其钢的弓弦奇迹”。

音乐会的序曲、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丑角的晨曲》，随着指挥家余隆坚定地将右手收成拳头而一曲终了，俄顷，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李伟纲踩着乐迷热烈的掌声，走上了舞台。像现场许多把巴掌拍疼了的乐迷一样，我选择这场音乐会多半是为了李伟纲，这位“上海四重奏”的领头羊，在过去数年间为了在此间推广弦乐四重奏这一最能表达古典音乐丰富内涵的室内乐表现形式，带领他的乐队在全国多个城市演绎了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和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奏作品。作为他们的忠实乐迷，一听说“上海四重奏”将与大提琴演奏家合作舒伯特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时，激动得守定开票时间抢到了位子极佳的票。无奈的是，因为疫情那场音乐会取消了，那以后，“上海四重奏”再也没有亮过上海的音乐会舞台。不久前，小提琴演奏家宁峰在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全套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时，我在观众席里看到了李伟纲，当时就默念：他和王健何时能将那场音乐会还给我们？

没有等到“上海四重奏”和王健合作的音乐会，却迎来了李伟纲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我非常喜欢的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

一谈起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就会想到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柴可夫斯基的四首小

提琴协奏曲。顶多，会在世界公认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外加上一首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殊不知，古典音乐实在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魅力场，就小提琴协奏曲，除了上述5首顶级作品外，有不少跻身不了世界顶级作曲家行列的作曲家谱写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是让人一听之下就难以忘怀，比如，法国作曲家高德马克的小提琴协奏曲；又比如，德国作曲家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再比如，美国作曲家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

我第一次听到巴伯的这首作品，是在电影《深海蔚蓝》中。这部由雷切尔·薇兹和汤姆·希德勒斯顿主演的爱情片，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律师之妻海斯特邂逅退役飞行员弗雷迪以后坠入了爱河。在温文尔雅但激情不再的丈夫和风流倜傥却囊中羞涩的男友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时，海斯特听从了感情的呼唤。然而，衣食无忧惯了的海斯特一旦失去了前夫所能提供的物质基础，与弗雷迪在一起的日子就不那么风光无限了，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就是在海斯特盼不回弗雷迪后拨弄收音机时听到的。而第二乐章，那伤感的慢板旋律，则出现在弗雷迪正式通知海斯特他将永远离开她去遥远的南半球继续飞行之际。

乐评人李严欢在上海交响乐团为乐迷准备的“有准备的聆听”的音频中这样评价巴伯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940年代的这首作品，有着非常传统的优美旋律。正因为此吧，当晚，在余隆的指挥下，李伟纲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这首作品，完成得深情脉脉，以致小提琴演奏家已在演奏返场曲目、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的片段了，巴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激越之声和第二乐章的缠绵之音以及第三乐章有着无旁动风格的节奏，都还盘踞在我脑子里久久不肯退潮。

幸好，音乐会的上下半场之间安排了15分钟休息时间，不然，我大概还会沉浸在李伟纲版本的巴伯小提琴协奏曲里尽情回味的吧。

不肯进入音乐会下半场的另一个原因，是主打作品陈其钢的《逝去的时光》明明是为大提琴和乐队创作的，这一次怎么推出了二胡版？我不能想象，一把二胡怎么与一支交响乐团取

得平衡？尤其当一袭霓裳羽衣的“90后”二胡演奏家陆轶文携一把二胡娉婷走上舞台时，我的疑问就更大。

但是，看上去纤弱的陆轶文，一拉起琴来就变成了“大力士”，她轮换着用两把二胡与乐队配合《逝去的时光》，现场效果丝毫不亚于大提琴——是的，我不止一次去现场听王健与不同的乐团合作的《逝去的时光》，还听过马友友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的唱片，再听陆轶文用二胡演绎陈其钢的这首作品，觉得其中自有特别的味道，就像陆轶文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在《逝去的时光》里，作曲家融入了古琴名曲《梅花三弄》的主题，将中国传统曲调与西方现代音乐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想，用二胡演奏，能给观众更亲切的感受，我希望能表现出其中的中国韵味。”我们用热切的掌声告诉小姑娘，她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以为《逝去的时光》是整场音乐会的高潮，没想到，音乐会最后一首曲目《失乐园》，才是爆点。

《失乐园》，是陈其钢受法国指挥家泰斗库特·马祖尔委托创作的作品，完成以后于2008年首演，之后便陆续登上了许多著名的演出古典音乐的舞台。这是一首为大型弦乐团、竖琴、键盘钟琴和打击乐而写的作品，所以，当陆轶文的加演曲目结束后，台上的管乐手也纷纷离开了舞台，于是我们看到，在弦乐队和打击乐队之间留下了两排“空白”，因此，我们能清晰地观察到，上海交响乐团那位年轻的女鼓手，将面前呈扇形排列的一组鼓，“敲打”得流光溢彩。只见她，一会儿扬起鼓槌配合以弦乐队激情四溅的鼓点，一会儿又放下鼓槌用掌心轻抚鼓面……都说陈其钢的《失乐园》以优美的弦乐柔板为轴，打击乐炫技变奏为辅，但上海交响乐团的打击乐队以他们出色的表演，比当晚表现同样出色的弦乐队赢得了更多的关注，看呐，那几位来自古乐发源地之乐迷，等到演出结束后特意走到女鼓手身后的看台，俯下身与她聊了起来。什么叫“音乐沟通世界”？这就是了。

而塞缪尔·巴伯和陈其钢，则是“音乐沟通世界”的架桥人。

心灵舒坊

只有微信小号的人生，连假期都变得无比漫长，我坐在河边，仿佛被遗忘在了世界的角落，想来竹林七贤之所以肆意酣畅，那是因为志趣相投的七人相伴从游，如果只有竹林一贤，一定也会因为寂寞而觉得深深无趣吧……

双微信记

■ 李咏瑾

不知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有两个微信，渐渐地，两个微信似乎开始切换成两种此起彼伏的生活。

最开始的时候，我一个微信都嫌多。那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寸光阴一寸金，微信就跟时间的吞金兽一样，开始是你驯养它，它笑容可掬、身姿卑弱，似乎在你生活中占比极小，如此低调地融入你的生活，毛皮柔顺、脚步轻盈，如同推开窗户，迎来了一只陌生的松鼠，你不但不会排斥，还充满好奇地注视着它从窗台上跳上了你的书桌。

那时，我微信上的好友极少，就像早春檐前枝头上的花骨朵一样，被我珍惜维护。一听见微信来信息时的叮咚声，那种好奇和兴奋，就像冲到檐下仰头看看春雨是不是叮咚而落一样——彼时，微信还是人际交往新维度上的一块陌生大陆：你发在朋友圈上的东西，有人留言、有人点赞、有人转发，这种感觉是多么的新奇啊，在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虚拟空间里人们带有温度的指尖却更为热络地触碰彼此。

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关注、回应，你也会加倍热络地去关注别人每天看过的云、品过的茶、走过的路，以及在机场看一本书时的细微感悟，人和人的交往仿佛更加细腻、更加亲近，突破现实生活中寒暄以外的无话可说，深入有关心灵的更有温度的层面，同时还免去了很多现实中的繁文缛节，不知不觉中，弥补了你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匮乏的某些东西。

那时，朋友聚会，临别时大家必要互扫微信以示敬意。真的，你问别人留个手机号也许还比较唐突，但扫个微信的那种轻轻松松的互相关切，带给人的心理距离感是如此的恰到好处。

是从什么时候渐渐地与微信保持疏离？仔细回想，是从好友人数直奔5000上限开始。好友一多，微信里呈现的生活就开始纷繁驳杂，你触目可及的外部世界仿佛被切分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色块，一起挤迫到了你的眼前。每天数以千计的朋友圈更新让人失去了逐条阅读的耐心，对朋友发来的各种投票、砍价、点赞、分享链接……也渐渐地心生排斥。真奇怪，此时的微信内容日益丰盈，但想去使用的兴趣却日渐鸡肋。

但是，没有人真能在“阵阵敲门声”中心如铁石，当你跑步的时候、练字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乃至小憩的时候，时不时的微信“叮咚”真的拨乱心神，往往你揉了揉疲倦的眼睛，叹口气打

开手机时，发现可能只是对方分享给你一个10万+的财经解读；而你一旦狠下心把手机设置成静音，往往“曹操”又会在这个时候不期而至：不是错过了单位同事的来电，就是家人抱怨你为何迟迟不回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学着别人，添置了一个新手机，开始小心地经营起一个微信小号来。

所谓小号，当然是怎么轻便怎么来。家人必须要加，单位是饭碗，领导、同事的微信也必不可少，小区业主群里经常通报各种防疫信息，这也跟生活息息相关，然后还加了几位相交多年的好友。

一旦大作减法，顿时就有了一种隐匿入竹林的轻松惬意，虽然现在微信好友就那么几十个人，但是天天能见面，人人都认识，可以说是一种近距离社交；朋友圈里也一片轻松愉快，今天看着同事下班秀厨艺，明天看着我的二婶十字绣，然后单位的小姑娘又在打卡新奶茶，小区的业主群里有人正在发搞笑语表情包，一眼望去，没有什么密集的资讯，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见解，更没有什么充满文艺的哀愁，有的只是家长里短的一派烟火气——我的网络生活又从繁华的“大都市”缩减为一个鸡犬相闻的“小村落”。每天，我带着我的微信小号上下班，时不时也有了翻翻朋友圈、看看公众号的悠悠心境。

只是在每天中午和晚上，我还是惦念着雷打不动地切回我的微信大号，看看有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留言——事实上，从心理上来说，微信大号才是我这么多年走过的岁月、拓展的眼界、积攒的人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样看起来事情仿佛得到了完美的解决，但是且慢，生活哪有什么“完美”可言，最开始的并不来自一次度假时身边经常有微信小号。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忽然想起此地媒体有一位曾一起参会的友人，为人热心风趣，上次分别时我们曾相约，无论是谁到对方工作的城市一定要记得联系。当我兴致勃勃地一摸手机，坏了，她的微信不在这个手机上。再有一次，我扛着相机去峨眉山拍云海，拍来拍去镜头朦胧一片，正待想去请教摄影协会里认识的行家，又悻悻然想起现在我的手机上只有异常简洁的微信小号。

只有微信小号的人生，连假期都变得无比漫长，我坐在河边托着腮看钓鱼，日头在上半天不挪一个窝，手机如此安静，连广告提示都没有一个，仿佛我被遗忘在了世界的角落，想来竹林七贤之所以肆意酣畅，那是因为志趣相投的七人相伴从游，如果只有竹林一贤，一定也会

因为寂寞而觉得深深无趣吧……而此时家里的另一个手机搞不好还在滴滴作响，微信大号里一定又有朋友抱怨我总是不在线，兴许还有编辑老师因为约稿正在焦急地等着我的回复……想到这里，我的汗“唰”地一下冒了出来。

事情的解决，是我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小号上的人际交往圈，将经常撰稿的各家媒体的编辑老师一一邀请到我的小号上，然后再又是出版社的老师，各位作协、文联、记协的朋友们……一年过去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小号人数增势喜人，追平甚至超越大号指日可待！

在这个神奇的时间谷里，人间一刻钟，这里却是数周或数月，能发生发展演绎出一个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的悲欢离合故事。在博物馆闭馆前的片刻时间，故事悄然撩开神秘大幕，大漠孤烟，驼铃叮当，刀光剑影，人喊马嘶……

在博物馆里寻找飞翔的翅膀

■ 老九

国庆节长假，我快乐地沉浸到李北山先生营造的穿越时间谷的魔幻世界里，不舍得出来。读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馆下午四点半》（三卷），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对博物馆院子里长出的小兄妹，哥哥叫丁小丁，妹妹叫丁小乙，再加上哥哥的同学由小甲和任大王，尤其还有一只似小狗而非小狗的小怪兽小淘，于博物馆在一天行将闭馆之际，演绎出“惊天大案”。沉浸在这带着强烈玄幻色彩的图文并茂的阅读中，能感受到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有温度的，都是活的。丁小丁一干人马“上天入地”的穿越，以“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迅捷，从时空隧道中进行“探险+奇幻”。他们人物个性鲜明，活泼可爱，21世纪都市孩子的敏感好奇加上知识面宽广，使得这几个孩子在时空隧道中不完全是旁观者，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了参与者，甚至在关键时刻以过人的智慧，借助古代武士侠客和神兽的力量，绝境逢生，柳暗花明。如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司马迁、赵充国等历史人物，书中也一个个充满人情味地与他们如同久别重逢，执手言欢，让人讶异不已。

作家巧妙地运用了传说中“时间谷”概念。时间谷是丁小丁们“串古通今”的舞台。原来，在遥远的时代，人所处的世界与现在并非完全相同，那里是一个种族、人族和兽族三族共存的世界。这三个智慧种族共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彼此既有和平相处，又有战事交杂。后来，据说是彼此达成了协议，彼此不再往来，世界被一分为三，三个种族被隔绝于不同的各自时空纬度，形成传说中的“大流散”。在这个纷扰的过程中，旧世界有一块小小的土地被遗漏了，它掉入了时间的缝隙之中，成了一粒时间胶囊，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也不再受到时间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时空纬度，游离于旧世界和新世界之中。这就为丁小丁们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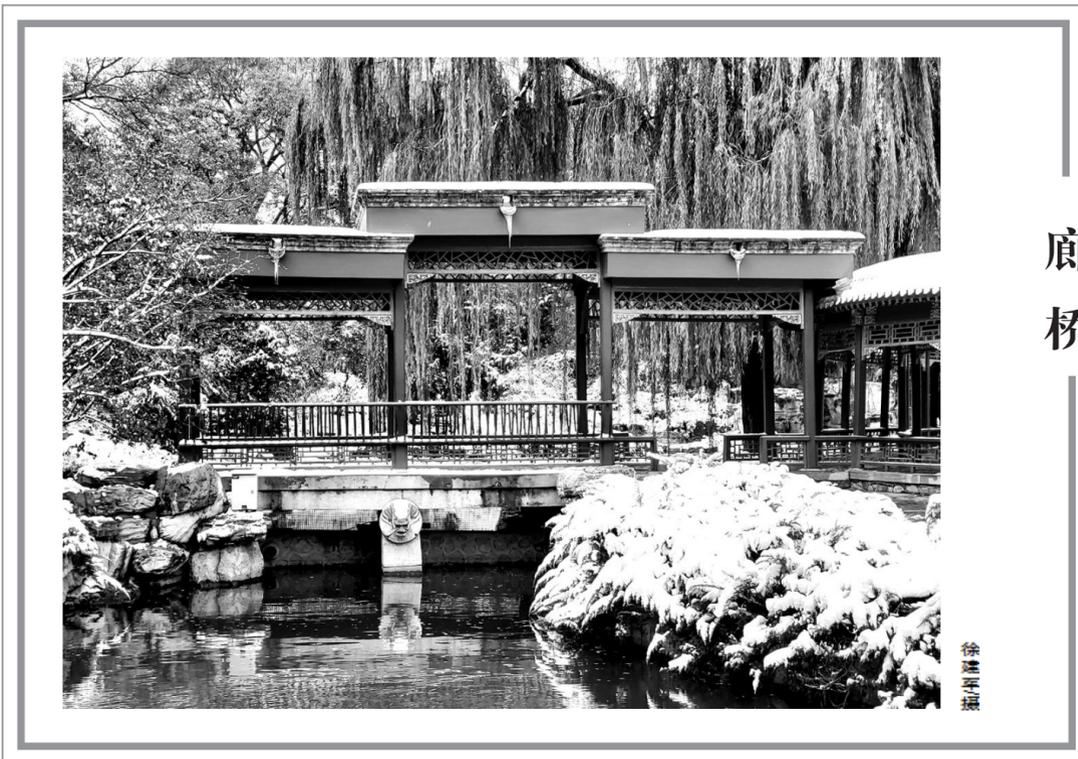
与传说中的“仙界一日人间一年”正相反，在这个神奇的时间谷里，人间一刻钟，这里却是数周或数月，能发生发展演绎出一个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的悲欢离合故事，故事中的重要道具，就是博物馆中的国宝藏品。所以，故事的发生往往都是在博物馆闭馆前的片刻时间，故事悄然撩开神秘大幕，大漠孤烟，驼铃叮当，刀光剑影，人喊马嘶……闭馆之前，丁小丁们从历史纵深处优哉游哉抽身而出，平安返回到现实的博物馆中，随同众多的参观者一同离开。博物馆还是那个博物馆，但在读者的眼底，心中，博物馆容纳进了漫漫历史的灿烂星空，诸多的人物、宝藏、恩怨、人性，都绵绵不绝，博物馆也寓无限于有限。有了好朋友小淘，丁小丁兄妹俩以及他们的朋友，就神游了商朝、西周和西汉某一个故事最紧张的时间点，在原始丛林、皇宫庙堂、沙漠古国中展开了一系列冒险，又在这冒险之旅中解开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博物馆下午四点半》分别由《石鼓迷阵》《精绝古国》和《玉蝉之谜》三部组成，每一部都完整而独立，却又彼此互有呼应，其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和人物、宝物，又有机关穿插，并且都围绕着神秘的时间谷来展开。故事有《一千零一夜》里的奇幻，不过那盏神通广大的神灯在这里由更可爱可亲的小怪兽小淘来担任。它如雪白圣洁的精灵，小小狗儿状却又长着一对小牛犊样的犄角，而且有小脾气，许多时候还有孩子的任性和童心。在众多离奇瑰丽的经历中，这小怪兽神通无边。其实它是怪兽丛林中的老大，愤怒之下能吞噬万物，包括它自己。它还是一只时间怪兽，能让时间倒流，让过往的故事重新排列组合。这样一来，时间谷里的故事就大开大合、石破天惊，较之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学院，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小神兽乃博物馆中的一只青铜兽，它的出神入化也带动了孩子们眼里整座博物馆都一派生动，灵气四溢。

小说是要塑造人物的，即便是少年儿童小说，也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有时代风云的胎记。这个内容与形式均卓然独立的少儿“探险+奇幻”三卷本，以举重若轻的具体国宝为溪流中探出头来的石头，摸着这些石头过河，心中有底，眼际有岸。从博物馆出发，抵达历史的深处，寻找历史的真空地带，通过想象构建一个神奇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纷纷登场的许多还是真实的人物。只不过，这其中许多是“真实的历史”所遗漏的生动细节，给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以血肉丰满，给溪流两岸的花草以摇曳生姿。将我们今天发掘出来而陈列到博物馆的珍贵历史遗存，成为小说人物中的生活物品，让《诗经》里的歌谣和《山海经》里的异兽，与懂得宇宙航天器并擅长操纵网络的丁小丁们休戚与共，无疑会成功地张扬这一帮少年爱探究、善思考的当代个性。

我甚至想象到，许多少儿读者读罢这样的书，一定会缠着自己的父母带自己去博物馆长见识。并且，出馆时大约还会频频回头，看看是否有条像小狗而非小狗的小神兽，一溜烟跟在自己后面。

本书的作者李北山是大学教授，主讲中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史等课程。他有国外攻读博士的经历，对牛津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的刘易斯教授和教授古英语的托尔金教授颇有研究心得，因为他们在教研之余，推出了《纳尼亚传奇》和《魔戒》。于是，他也在撰写讲义之余，抱着给两个痴迷听故事的孩子找故事的初衷，找不到可心的故事就自己上场写一个故事，先讲后写，不料不留神写出了“神秘美术馆”系列三部曲的《清明上河图谜案》《洛神传奇》《大唐奇遇记》。如今，他再来博物馆，为孩子们到博物馆里寻找故事，出发点是寻找故事中，让故事中的每个人都能寻找自己，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文化的真谛。如此一来，我的国庆节足不出户，其实也无异于借助书中一双小小的翅膀，在历史隧道中的国宝世界中快乐飞翔了一圈。



廊桥